



黑白道



孙志保

小五爱上下围棋这一行儿，说起来属于偶然。那天，小五到书店去买书，选中一本很时髦很招惹人的书，书店老板硬要搭上一本特价书。搭就搭吧，小五随手取了一本，看看书名，是一个日本人写的《黑白世界》，讲围棋的。小五一心不痛快地回到宿舍，好像无缘无故屁股上给人踢了两脚。本想把这特价书随手扔一边，什么时候内急了随手扯巴，可又一想，花钱买的，不看怪可惜的。于是就看，一看就觉得怪有意思，再看就入了迷。一连迷了两天，就跑到街上买了一副围棋。棋子是用泥土烧制的，用漆涂了色，要价3块51。小五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围棋生涯。

先是自己下。瞅大家不在时，一个人“啪嗒啪嗒”地打子，声音极脆，如珠落玉盘。越打越高兴，竟忘了人来。众人回来一瞧：“嗨小五，迷上啦？”小五有些不好意思，就转到床上下。小五睡上铺爬上去把蚊帐门一放，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这样辛苦了一个月，算把那本书玩透了，玩烂了，玩得能把上面每一张棋谱都背下来。同宿舍也有会下棋的，这时就对小五说：“怎么样？玩一盘？”小五鼓了鼓劲，下！结果刚交手没几个回合，对手大输特输，这才有所顾忌，口里连呼厉害。于是招来了全班围棋高手，吆三喝五，要与小五见个高低。小五一天一夜屁股愣是没离凳子，把一十八员大将一一斩于马下。从此小五在全班出了名，被公推为全班围棋最高手。喜欢赢而又输不起的，从此不再主动叫阵；想提高棋艺的，纷纷拉住小五不放，一心一意要从他这里学些高招。小五一时忙得不可开交。

小五逐渐把读专业书的精力转到围棋上，一学期三张借书卡，期末一看，上面满满的全是围棋书，有借了一次的，有借了两三次的，有一本竟往复借了五次。小五渐渐觉得棋烂在心中，往棋盘前一坐，三百六十一个棋点尽落眼底，不是一横一竖一竖一横的单调的交叉，而是如山川沟壑般形象地了然于胸。小五渐渐觉得在宿舍下棋不过瘾，开始渴望与高手进行面对面的较量。机会到来是在一个星期天。小五正默默地一人坐在桌边打谱，门一开，同宿舍的一个同学进来，后面还跟了几个科技大学的老乡。科大同学棋力深，功夫硬，这在合肥十几所高校中是人人尽知的。安大的一些班级曾与科大的一些同级班搞过几次擂台赛，结果都输得很惨。科大的同学出门夸耀的不只是学校本身，还有围棋。几位科大同学一眼瞧见沉沉静静坐在桌旁的小五，一下来了兴致。“下一盘？”一副挑衅的神态。小五抬起头，谦和地一笑，点了点头。“猜先？”“不，”小五摇了摇头。“你们执黑。”“我们？”科大同学笑了，笑得大方，也笑得无所顾忌。于是落子，于是应子。落子如飞，应子如流。七十手一过，科大同学傻了眼，乖乖，几乎被围得全军覆没。这不叫下棋，这叫打围歼战！“佩服！”科大同学说。“哪里，”小五摇摇头，“下棋不过玩玩，迷了多玩几盘，不迷少玩几盘，输赢不是目的。”科大同学连声嗯嗯着走了。这一下可乐坏了全班围棋爱好者和非围棋爱好者。一位好事者当时就写下一篇短讯，拿到校广播站在文艺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题目就叫：《异军突起小五逞英雄以一抵四，历尽沧桑安大棋坛后继有人》。

过了三天，几位科大同学又来了，后面还跟了一位，像是高年级的同学，个子高高的，身板方方正正，极强壮的样子，而且胡子拉碴的，一脸老成相，虽是在后面走，却能显出一身的分量。

科大同学笑咪嘻嘻地向小五点点头，指着那位说，“这是我们物理系的围棋权威，高手，很厉害的，今天请他来和你对一局。”小五说：“何必呢？下棋不过兴味，一心一意决出输赢就没有意思了。”大家都说：“是兴味，是兴味，今天就是奔这个兴味而来。”小五一笑，打开了棋盒，摆好了棋盘。高手一看就一愣，说：“就用这样的棋子？”小五迷惑不解地看着他，没有说话。高手很不高兴，一脸懊悔的样子，给人的感觉是如果路程不远他一定会扭头就走。

小五仍让对方走先手，高手更为不悦地看了他一眼，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执黑！”于是小五执黑先走。他以“星小目”布局，对方应以“中国流”。黑方务实，一面支开棋架一面努力占取实地，在欲有作为还未有作为之际，白方已凶猛的气势逼抢过来。一时战乱纷起，八方闻警。白方显然信心十足，落子随意自如，以挑战者的姿态横冲直撞。黑方则行棋稳重，小心翼翼。一个小时过去，双方弈了八十五手，仍是形势不明，双方都不容乐观。白方便有些急，有些恼火。下至一百二十一手，眼看黑棋两块实地将连成一片，白方便出冷招儿挡，眼看挡不住，又连投数粒废子。这一来黑棋不但形成了雄厚的棋势，而且在白棋连走废招的情况下向中腹大大发展了一块。

局势渐渐清楚，黑方赢棋已成为必然。但白方仍以顽强的精神继续力战，一直到最后一刻。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数子的，科大的几位同学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一遍遍地数，于是一次次得出令人心酸的结论：白方净输十五目。

高手虽然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激动，按着桌面的两手仍不免微微颤抖。他看着小五，咬了咬嘴唇说：“再下两盘！”小五面露难色，好像对不起人。“算了，算了吧。”小五说。“不，一定要下！”高手斩钉截铁。于是再下，于是再输；三下，三输。

高手几乎不能自持。他脸色铁青，嘴唇如秋风中的两片枯叶一般轻轻颤抖，眼神中既有极力掩饰却无法掩饰住的暴怒，又有虎落平川被犬欺的无可奈何。如果他口中有酒气，谁也不会怀疑他是个悲哀的醉鬼。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把小五盯视了足有1分钟之久，摇摇晃晃地走了。

事后小五才听说，其实这位傲气十足的高手并非科大物理系的学生，而是省队的一位专业五段棋手。

小五对大家说：“实际情况是他的棋艺比我好，好不少。只是他不冷静。下棋讲究的是平常心，他太自大，所以输了。”

小五自此在全校出了名。全校的围棋高手纷纷来室献艺，以期打败小五从而扬名。然而没有人如愿。校内每年都有好几次围棋赛事，参加者甚众，但过五关斩六将辛辛苦苦压得头筹的，往往觉得心里很虚，总以为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完军。因为小五是不参加什么赛事的。小五如一只在森林里唱熟了歌喉的小鸟，不想呼吸森林以外的空气，不想飞翔在没有森林的天空。于是冠军们去找小五。小五欢迎一切光临者，寒暄几句便开战，一战便不分胜负不罢休。每战的结果者是冠军们大败而归，从此藏起获奖证书再不显露。所以小五虽不热心外交，却比热心外交的人更为人所熟识，也熟识更多的人。

然而小五是个学生，学生便不能不学习。小五一心一意地钻研围棋使他的学习时间大大减少。这引起了系领导的注意。先是辅导员找他谈话，他不听，继续旷课。继而系主任书记找他谈话，他旷课次数稍有减少。其实仍是不听，即使去了，也只是用钢笔在课桌上打谱。3个月过去，他用过的课桌全给画得如赛棋大厅里的棋桌一样。教师和领导便不再吱声，只想在期末考试时大搞他一次，让他羞耻心发动，从而迷途知返。不料小五自有小五的妙招。临考前10天，他忍痛割爱，暂停打谱，借来同学的笔记大抄一通，而后大背一通。考试结果出来，竟

门门全优，弄得师生们哭笑不得。

那年4月，全国无段位业余围棋选拔赛在合肥举行，明确规定：成绩好的可以入段，可以为一级一级上升打下基础，创造前提。大家劝小五参加，小五不去。他说没意思，大家一起在一间屋子里争，争得你死我活，把别人拼掉，换上自己，踏着别人的尸首前进，何苦呢？你有教授的水平，评不上教授，也不会因此损才。当然，这是个提高机会，可机会有的是，何必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地这么争？大家便笑他偏激，他自己也拍拍头笑了，可最终还是没去。

随着围棋事业的蓬勃发展，更大的赛事接连举办。然而小五的心中仍如磐石一般无法撼动。在大家的心目中，小五是个无冕冠军。小五一心一意迷恋着围棋，一心一意守着自己的棋盘，很少过问外间的事，如一个虔诚的道人，每天苦苦思索，以求在道行上更进一步。

但如果据此就说小五一味闭门造车，那也是不太公允的。小五很会寻找机会，认准的机会决不放过。只不过这机会只与棋艺相关，绝不与其它沾边。

1986年5月，一场重大的围棋赛事在合肥举行。参加这次比赛的全部是中高段棋手，其中有几位是在国际比赛中有过出色表现的著名棋手。小五在赛事的第一天就积极行动起来。为方便围棋爱好者，大赛组委会安排几位不参赛的高段棋手在与赛厅相连的一个大厅里挂起了棋盘，对一些有高段棋手参加的比赛进行同时的演示讲解。小五每天早上6点爬起来，匆忙洗漱完毕便开动“11路”到三里外的车站等车，坐10站，下车再行半里才到达比赛地点。小五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人走，晚上回到宿舍又取出他那已磨损得不成样子的围棋，自己与自己开战，灯熄后则亮起手电继续干。棋手们赛了10天，小五跑了10天，棋手们累得逛大街无心，小五则累得本来就不足分量的身体，又去掉了五、六斤肉。

比赛的结果是一位很年轻的九段棋手夺得了冠军。小五那天很激动，像得到了一本渴望已久的围棋书。在吃晚饭时，小五一改往日沉默少语的性格，滔滔不绝地讲起了那位棋手，讲他沉着的性格和高超的棋艺，讲他潇洒的棋风。吃罢晚饭，小五一人出了门，怀里揣着那副宝贝围棋。天色黑下来了，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偶尔有几道闪电在天边亮起，映出一片片急剧移动的乌云。晚风并不给人以清爽的轻抚，而是夹杂着时有时无的雨星，令人觉得全身粘粘乎乎。小五来到街上等车。这时9路车已停开，小五只好又走了两公里路去坐3路车。当小五到达那位九段下榻的“东方宾馆”时，时钟的指针已指到了晚上9点。小五仰头看看高耸入云豪华得令人羞惭的大楼，硬着头皮踏上了台阶。咖啡色的玻璃大门关着，小五刚要伸手推门，门自动开了。小五吓了一跳，以为有谁在里面开门，看看，又没人，这才想起这可能是最近才投放市场的感应门。门厅极其宽敞华丽，如同一个遥远的梦境，把以往只可能在想象中出现的温馨呈现在眼前。

小五第一次来到这样的环境中，感觉极其不舒服，特别是头顶上那五光十色的华美吊灯，把他照得手足无措。小五一时觉得自己异常渺小单薄，而且土的令人眼涩，活像一只从田野里捡来的大红芋。小五虽是大学生，从来不修边幅，寒酸得如叫化子，又不戴眼镜，一眼望去无任何内容。服务员一眼抓住了小五，未经思考就知道他不是这里的住客。“干什么？”服务员没问找谁，只问“干什么”，可见已心存疑忌。小五吓了一跳，看见面前立着一个漂亮得令人目眩的小姑娘，以为是在梦中，呆呆地直了眼。“干什么？”小姑娘又问了一句，语气加重了一些。“找人。”小五缓过神来，心想这小妮子真俊，妈的，将来我媳妇能这样就好了。心里这么想，嘴里却不敢多说一个字。“找谁？”小五说了个人名。小姑娘一愣，问：“是你亲戚？”“不，”小五说，“我想和他下盘棋。”小姑娘笑了，纤手一指门口：“出去！”小五没听清，仍呆呆地立在原地，如观看一只珍奇动物一样看着他心目中的媳妇。小姑娘有些生气，小嘴一嘟：“出去！”小五这才明白过来。他心里一跳，好不难受。我堂堂安大历史系学生，受她的气？我就不出去！小五心里想着，却不由自主怯怯地走了出去。

外面已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雨丝如弦，弄出满世界沙沙的声音。雨中的马路迷离温情，如一首朦胧的小诗，令人顿生柔情。一对对情侣相偎走过，小花伞下两颗头颅如两只温情的小羊般紧靠。一辆辆闪着红黄尾灯的小车轻轻滑过，甩出潇潇洒洒的细碎水花。路边的商店旅馆竞相争辉，一盏盏彩灯贼亮贼花，把自身的豪华与富足夸张地展示出来，小五站在路边的树下，看着眼前的一切，更觉自身潦倒狼狈。他想，人生真没意思，大家都在尽情尽意地享受这个红黄蓝白绿的世界，你倒什么也不想，只盼望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不招谁不惹谁自自在在无拘无束下盘棋。你自以为君子坦荡荡，然而有人竟把你当作贼当作这个社会的损害者，像赶叫化子一样将你赶出来，毫不考虑你的自尊心。

小五回头看看楼上灯火通明的窗户，心想九段也许正在自斟自饮，沉浸在自我欣赏之中。小五这时惟一的希望就是九段能打开窗户往下看，那时九段不会不注意到一个在雨中苦守苦待的人儿。

一辆小汽车在路边停下，车门一开，下来了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女人。小五看了女人一眼，知道凭衣着自己在女人眼里什么也不是，就想把头扭转，在似扭未扭之际，他看见一项红红的小伞“啪”地一声撑开来罩在女人头上，紧跟着，九段从车上下来，两人相视一笑，使拥在一顶伞下走向大门。

小五激动地叫了一声。九段停住了，看看小五，就拥着女人来到小五跟前。“你叫我？”九段问。“是，我等你一会儿了。”小五说。这时他身上已湿透了，头发如屋檐的麦秆一般开始往下滴水，把他搞得面目全非。“签名？”九段很老道地问，显然地这类事已司空见惯。“不，我想--”小五犹豫了一下，手指触到了怀中的围棋，立刻鼓足了勇气：“我想和你下盘棋。”九段一愣，继而笑了。九段点点头，点到一半又止住了，扭头看看身边的女人。女人一笑，也点点头。九段说：“请吧！”小五便跟在九段后面跨进了大门。小五便看见那小姑娘向九段招呼，一脸的微笑甜得令人发腻。九段也笑着回了一句。小五看看小姑娘，知道不会再被拦阻，便轻松而友好地笑了笑。

九段住在二楼，打开门就看见豪华的会客室。九段让小五坐。小五看看自己身上的雨水，坐下了。这时女人说了声“对不起”，就转身进里屋去了。九段也跟进里屋，出来时手里拿了几件干净的衣裳。“换换吧！”九段说。“不，这样可以。”小五说。“下棋的人，棋桌上是对手，平时走到哪里都是朋友。”九段说着把衣裳搁在小五面前。小五没有再拒绝。

两分钟后两人摆开了战场。用的是九段的围棋。九段看看围棋，又看看小五。小五就把黑子放在自己一边，“啪”地打出了第一子。九段点点头，心想自己做对了，如果自己提出让子一定会挫伤他的自尊心。时光悄悄地流走，屋里只有清脆的打子声和九段偶尔的咳嗽声。在桔黄色的吸顶灯光的笼罩下，九段和小五如促膝谈心的朋友，面容沉静，气氛祥和。九段的棋风很潇洒，潇洒而冷静，冷静得出奇。小五渐渐地感到了吃力，每下一招棋都费尽了脑筋。他从九段的每一招每一式都觉出深厚的功夫和沉稳的大将风度。他逐渐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兴奋，全身有说不出的充沛精力在沸腾，仿佛觉得自己也化作了一颗棋子，在棋盘上沉醉地跳动。

九段也渐渐从小五身上看到了威胁。小五的棋既冷又怪，有时出人意料，有时凭硬手让他感到无所作为，有时看似败招，而突然之间伏兵四起，败招成了龙睛，令他穷于应付。当弈至一百零九手时，双方形成劫争。九段没尽全力去拼，而把精力放在一个“仙鹤大伸腿”上，希望以此撕破黑棋的一道看似薄弱的防线。不料小五轻轻投下一子，既把九段的妙招化为缓招，同时又使劫争以黑方取胜而结束。九段出了身冷汗，看看小五，心想这是围棋界的一个怪杰呵！

两人用了5个小时，弈了二百二十手，结束了这场战斗。九段以一又四分之三子

的微弱优势取胜。九段握着小五的手说：“好，我今天晚上没白过。怎么样，想当专业棋手吧？参加过段位赛吗？”小五连连摇头。他从小佩服九段的棋艺，对九段的为人也极为佩服，但没有流露出来。他想大家心里有数就行了，这样比什么都来得实在。九段和小五又谈了好久，谈刚下过的棋，谈围棋事业，谈小五以后的发展。小五也说了好多话，只是话题一转到自己身上便摇头。小五临走时把衣服换了下来，把自己的围棋又揣入怀中。

九段这时才注意到小五带来了棋。他惊讶地抚摸着这些粗劣的棋子，不禁暗暗惋惜，眼圈渐渐有些红。九段要送副围棋给小五。小五摇摇头说：“今天这盘棋我会记在心里一辈子。”

小五出门时，天快亮了。路灯已熄灭，街上冷清成灰白的一团，没有人也没有车。雨已停了，马路上到处是一汪汪的水，一不小心就弄得鞋子和裤角子精湿。小五踢里踏拉地往前走，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愉快。他想以后有机会还要找九段下，下棋人就得像九段。小五走了20里路回到了学校，已经是东方大亮学校食堂开饭的时候。小五爬床上，一步步地回想起和九段的对局，取笔记下棋谱，才香甜地睡去。

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小五才听说那天晚上九段身边的女人是他三个月不曾见面的妻子。九段刚刚把她从车站接回，小别胜似新婚，而九段却让小别的妻子守了一夜空房。

转眼小五已到了毕业的时候。他整日沉迷于围棋，对棋以外的事不闻不问，知之甚少。毕业分配方案一下来，有的同学直接进了省府机关，有的虽是二次分配却也是到地市教委等待分配，只有他和为数极少的几个同学被分到了家乡县的教委等待分配。小五这才感到人事复杂难测。

小五在一个炎热的夏夜带着铺盖和围棋、围棋书离开了学校。走出校门时，小五没感到一丝一毫的留恋，只是想这校门已经破破烂烂也该修修了。当火车停靠在家乡的站台时，小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惊喜。他觉得家乡的土地与合肥的土地一样，虽然坚实、肥沃，却并没有那种可以令人激动的清香的气息。

小五回到家乡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找接收单位。参考父母亲戚以及热心朋友的意见，小五迷迷糊糊地认准了S局。小五整日以围棋为伴，对其他事不大关心，这等于是把自己交给了自己放心的人。从打听来的消息得知，S局的局长是一个很老成很苛刻的人，一年到头难得有几次笑容，而且物欲较旺。据说每年想到S局的人不下数百，大多是退伍军人和各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学生，最后的结果是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倒在局长的五指关前，得以幸免的不过十来个人。小五感到很难，对父亲说：“我一定会倒下的，还是让我安生几天吧！”父亲火了，说：“一家人为你操心，你从来不知道体谅一下别人的辛苦，上了大学就像退回了幼儿园，整日正事不干，就知道围棋，围棋。我他妈就不信，那能当饭吃，那能养活你一生一世？你要赶得上xxx我就支持你；赶不上，就趁早儿把那子儿砸了！”xxx就是那位与小五对过阵的九段，小五没向任何人说过这事。父亲说累了，就一把扯住小五，如老鹰捉小鸡那样把他捉到了商店，花四百元买了两箱“双轮池”酒。父亲让小五扛了一箱，自己腋下挟了一箱，两人就出发到局长家去。小五平日从没给人送过礼，加之这第一次送礼搞得太突然，也太露骨，令两旁的路人侧目相视，目光满含不屑，小五就强烈地感到受不了，不过在父亲严密的控制之下，无法逃脱，一路上心里恨死了局长。

局长家住S局家属院最西南角的一个有五间堂屋三间边房的小院里。小五刚进去时以为是几家合住，因为小院十分宽敞，院内鱼池、花圃、凉亭一应俱全，在合肥即便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厅局长也会对它艳羡不已。片刻之后小五就明白自己错了：几家人相处彼此间绝不会如此亲热、随便。

局长正在细眯着眼睛看着书，右手食中二指夹着一根烟，神态如睡着了一般。局长胖胖的，面孔方正，鼻隆口阔，个子也高，穿一身浅灰色便服，给人的印象是不怒自威，由不得你不敬畏。听见异样的响动，局长慢慢扭过头来。看见一个体形高大的中年胖子领着一个身材瘦小的年轻人进来。便微露讶异神色，又看见门口放的酒，心里明白了九分。局长微微笑了笑，把身子向大沙发一端动了一动，右手食中二指轻轻在沙发上虚点了下，算是让坐，然后把正看着的书合上，放在沙发扶手上。父亲殷勤地笑着点了点头说：“局长你忙呢？”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盒“555”，费子好大事，胖胖的手指笨拙地撕开封口，从中抽出一支，递到局长面前，“局长你接一个吧。”局长看了看烟盒，接过递到手指边的香烟。父亲趁势把一盒烟都放在局长左首的沙发扶手上，与那书放在一块儿。父亲向小五使了一个眼色，两人便小心翼翼地坐下，尽量使沙发往下陷得少一些。然后父亲暗暗清了清喉咙，开始把事先想好的一套一点一点往外挤，挤得太吃力，还得想方设法加上一些生动的表情，以至脸色有些胀红。小五想父亲真像解大便，而且是在便秘的情况下。局长听着父亲的台词，没插一句话，没变一下表情，像面对一本不知看了多少遍的旧小说。这多少也算是对父亲的鼓舞，令父亲不因自己的笨拙而过于尴尬。

父亲说话的时候，小五并没有去听，把眼睛在院中来回地瞅。局长的几个正在洗衣服晒被子的女儿、儿媳便尽落小五眼中。小五把他们一一作了比较，心想都是稀松平常，只有最小的那个还不错，十八、九岁的样子，扎了一根俏皮的小辫，穿了一件粉红色连衣裙，虽不很俊，却也胸部发达，腿子细嫩洁白，小屁股一扭一扭的，由不得你不动心。小五就把她多看了几眼，碰巧那女孩儿也在往屋里看，目光抓往了小五，就不再松开，把小五吓得连忙低下头去，心“扑腾扑腾”直跳，既激动又害怕。小五以往见了女孩子从没有这样的感觉。在学校时，由于一些极偶然的原因，小五与女同学跳过几次舞，偶尔碰到女孩子屁股上方凉丝丝的肥肉，也没感觉过什么异样。小五想自己真大了，到了可以娶妻生子的年龄了。恰好父亲在这时把“城外”的圈子拐够了，已到了自我感觉进“城”已经比较自然的时候，只见他脸比原先更红了，吭吭哧哧地说：“局长，今几个我们爷俩来，就是看看能不能进咱们局，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局长轻轻咳嗽了一声，看看父亲，又看看小五。局长的眉头有些皱眼神也往下落了一些。局长说：“这个，局里人员，现在已经超编百分之二十，的确很满了，而且，”局长弹了一下烟灰，“而且，这要经过局长办公会讨论，不是一言堂的时候了，对不对？”

父亲的脸一下蜡黄了，嘴唇也有些哆嗦。小五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父亲，心想父亲这下该醒了。局长又说：“你们回去吧，我记住就是了，研究以后，如果有希望，我通知你们。”父亲从这句话听出希望已如天边的一只小鸟般飞走了，沮丧地看了一下小五，却又被小五的表情严重地刺伤了心，心里骂道，这个王八羔子，我为他的事拿热脸去贴人家的凉屁股，他倒像个局外人，娘的！父亲想自己的酒不能白白地丢在这里，土坷拉丢河里还听个响呢，四百块钱可是血汗呵，无论如何得使上劲！父亲就赖着不动，从另一个角度开始劝局长。局长依然听，没有一点起身送客的意思。只是局长的一只眼开始上下眼皮打架。

小五越坐越无聊，越坐越腰疼，就站起身来，从局长的左侧取过那本书，一看书名，不禁惊喜地叫了一声。原来这是一本围棋古谱，是小五一直想看而无从得到的书！小五不顾一切地用手轻轻推了一下恹恹欲睡的局长，声音激动地问：“这本书你从哪里买的？”“局长睁开眼，并不回答小五的话，只是吃惊地反问道：“你懂？”小五点了点头，笑了笑。局长的精神一下振奋起来，又看着小五，眉眼闪出一丝笑意，拍了拍小五的肩，说：“下一盘？”小五说：“好！”局长便喊小九九拿围棋。九九袅袅娜娜地进来了，双臂一摆一摆的，如风摆荷叶。小五一一看，正是刚才那妮子，连忙把目光藏进下三路，只在九九的腿肚子上打转。九九摆好了棋盘，说：“爸你要不要茶水？”局长摇摇头，九九又站了一下，便款款地出去了。小五和局长便开盘，把父亲扔在一边无人问。

局长让小五执黑，小五答应了。小五不知道局长到底有多大的棋力，所以每行一

手都万分小心，力求面面俱到，同时又极力揣测局长每一招的表面的和潜在的用意。走了三十几手，小五觉出局长虽然棋力较强，有些功夫，但过于自信，过于沉浸于自己的棋路自己的既定风格，对对手的一招一式不作深刻的理解，说重了，简直是置之不顾，所以构成的威胁极其有限。这棋下到这个份上，你就是天兵天将来，你就是九段来，也帮不了局长的忙。大局已定，即使小五有较大的失误，也解不了局长的围。下围棋讲究“金角银边草肚皮”，三十五手上小五已基本上把四个角控制了三个，四条边控制了三条，大势已成，你再闹腾也没什么大意思。然而局长看不出来，只看见棋盘上黑棋仍然稀拉拉地，如散兵游勇，而且数次进攻又好像是连连得手，吃了好几粒子。局长就坐直身子，把还剩半截的香烟又接了一根，长长的如一根象牙筷；烟气袅袅地从局长嘴边升起，如一片片淡淡的晨雾，衬出些若有若无的诗意。小五看看局长，暗暗地摇了摇头。小五想，这样的棋下起来没劲，几招打败他算了。于是就连下杀手，杀得局长血人一般，局长的脸色逐渐凝重了起来。局长眼不离棋盘，右手摸索着找到了烟灰缸，把香烟在里面摁了几下，然后便五指罩住缸口，开始长考。

20分钟后，局长才应了一招。小五立刻递了一招，心里却在想，看来局长马上就会起身认输，可那本书怎么办呢？局长输了还会借给我看吗？这么一想，小五便有些忐忑不安。正在这时，小五忽然感到脚上被狠狠地踩了一下，极重，令人想到是故意伤害。小五往桌下一看，是父亲的穿着黑袜子的胖脚。小五看了一眼父亲，心想你干什么呀？小五遇见了父亲神秘而充满暗示的眼神，不由心中一怔，想了一下，没想通，仍旧下棋。刚下了一手，又被重重地踩了一下。小五想老头子向我讨还肉身呢！小五有些不满，平日严肃的父亲连手也不与小五碰一下的。他又看了父亲一眼，发现父亲脸色不好看，不只有暗示，还有威胁。父亲看看小五，又看看围棋，看看围棋，又看看小五。小五一下明白了，心里一窒，感到烦烦的。原来父亲是叫他让棋，让棋就是找回希望，就是为两箱“双轮池”找回它们应有的价值。小五想这是干什么？棋归棋，事归事，让棋不是侮辱棋吗？小五极不愿意，继续埋头下棋，只是心有些乱，但对付局长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来自脚面的痛苦是接二连三的，小五回避不了。局长只管心无旁骛地下棋，顾不了许多，这更为父亲提供了机会。小五知道不让棋父亲不会放过他，何况还是为自己好，于是就让了一招，接着又让了两招，然后是三招、四招……局长眼看局势一点点转好，失去的地面重新夺回，久攻未下的堡垒瞬间即被攻破，就有些疑惑。抬头看看小五，见小五一脸忧伤，懊丧得如一个丢了心爱的玩具的孩子，局长相信是自己的长考发挥了作用，并不是小五有意让棋。局长这才重新取了一支烟叼在嘴上。父亲看见，便凑过来，为局长点着火。局长吐了一口烟，对父亲点点头，又凝神在棋盘上。小五每让一棋，心里就疼一下，比脚疼还难受。他感到自己的手脏了，不配再拿棋子，脸色一时就变得更难看，像是要哭。局长以为他输不起，就摇了摇头，微微地笑了一下。小五最后终于输了，这使父亲红光满面，眼神中充满了希望。

局长自然也很高兴，不过并不显露出来，仍然面色平稳，一副自信从容的样子。局长抽了一支烟递给父亲，父亲连忙起身接了。局长又向院中喊：“九九，泡杯茶来！”然后轻轻地拍了拍小五的肩，说：“下得不错，下得不错。可以这么说，如果你不懈努力，一定会青出于蓝的。你关键是信心不足，信心不足就成不了大事，你的棋后劲不足就在于这。”小五撇了撇嘴，转眼不满地看着父亲，想你这下满意了吧？父亲意识到这是个趁热打铁的绝好机会，过了这一村就没有这一店了，于是堆出一脸亲切的笑来，说：“局长，要是他能到你局里去，那以后他就有更多的机会向你请教了。”父亲这话说得正合适。局长因为把小五杀了个人仰马翻，心情正自愉快，正是容易说话的时候。局长想了一想，说：“好，过两天你再来一趟。成与不成，我给你个准信，我尽力而为就是了。”父亲千恩万谢，同时用眼色让小五也谢。小五想三十六拜都拜了，还差这一哆嗦吗？也就谢了，不过有气无力。局长留小五他们吃午饭。父亲受宠若惊，坚辞不受。

父子俩摇摇晃晃出了堂屋门，来到院中。小五看见九九在浇花。有风吹过，潇潇洒洒掀起九九的裙子，小五看见了两条如玉的美腿。小五心里冲动，对九九说：

“你忙呵！”九九脸一红，笑了笑，没说话。爷子俩出了大门，给强烈的阳光一照，都感到有些头晕。小五在头晕之后忽然一阵辛酸，泪水差点下来。小五想今儿个我是怎么啦？又是让棋又是想女孩子，我怎么啦？我快完了吗？他妈的我五毒俱全还是个人吗？小五想着想着就给了自己一巴掌。

小五是一个月以后到S局上班的。上班那天，他被九个姐姐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走进办公室，如走进陌生的远方，而且是那种让你感觉到永远不会变作熟悉的陌生。小五感到很别扭，在办公桌旁坐了一会儿，正觉着无聊，忽然听到隔壁有棋子声，便身不由己地走了过去。几个人正在一张围棋盘上混战成一团。小五看了看，觉得下得还可以，就站在旁边观战，一时出了神，就支了一招。一招奏效，满座皆惊。一同事问道：“你也会？”小五点点头。那同事就力拉小五为同盟军。小五想了想，摇摇头。小五想起父亲不让他下棋的事，还讲了很多道理，就努力控制住了自己，客气地说：“我会下一点，可不感兴趣，还是你们下吧。”小五回到自己的桌前，心里无论如何平静不下去，有东西酸酸乎乎往上冒。小五取出钢笔，找了张白纸，在上面画起了圆圈，点起了点子，画着点着就迷了进去。等到画完点完，一张完整的棋谱就出现在眼前。

局长有闲空就把小五叫到局长室，二话不说就开战。小五此时就用不着去想父亲的话，也绝不让棋。他一时兴起是什么都能干出来的。于是就接二连三地杀得局长大败，杀得局长无计可施，杀得局长疑惑地看着小五，心里暗暗纳闷。小五不理睬局长是有他的道理的，这道理令父亲容忍了他的行为：局长可以一句话让他进S局，却不能一句话让他出S局。局长在发觉上当之后既好气又好笑，想自己打了一辈子雁竟然给雁啄了眼睛，自此以后见着小五绝不再提棋，却在工作之余潜下心来钻研，决心在不久的将来一定打败小五。

小五没有考虑自己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局长老练沉稳，自然不会因为一点小事而败坏自己的形象，表面上对小五一如既往，像他刚进局时一样。不过局里的同事却因此而不敢和小五过于接近，怕局长暗存报复之心，弄不好反而牵连了自己。大家和局长处久了，对局长到底是怎样的人心里极清楚。平日大家和局长下棋没有不让招的，谁也不会想到来了个小五竟楞头青似地不晓得一点人情世故。局长把大家对小五的冷淡看在眼里，以为是小五人缘不好，就愈发看不起小五。小五因此受了不少苦，可说什么也意识不到根由所在，心想这些人怎么他妈冷血动物一般无论如何也博不得一点真心，与在学校时可差远了。

小五的工作安定下来一段时间后，开始有人来提亲了。小五对女人的了解远远不如对围棋的了解，感到新鲜有趣，也就想了解个究竟。在一位同学的撮合下，小五有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约会。但小五见了那女的就有些别扭，觉得这人不像是可以做媳妇的人。其实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媳妇他也不知道，只是跟着感觉走。于是就失恋。于是第二个约会开始。

这次见面是在广场南端的排球场，双方手里都拿了一本《家庭》杂志。小五一见那女的就不由得呆了，那女的也呆了。原来是局长的闺女九九。小五就有些脸红，手也没处放。九九的心也“怦怦”跳了一阵，然而挺能自制，大大方方地说：“想不到是你，小兰这妮子真坏，事先也不讲明，只说先找感觉。”小五这时想说：“我也是”，不过没说出来。小五好激动，没想到原来自己还有这样的好运。接下来的故事是两人一起坐到了石条上，在短暂的羞怯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说小五的故事，说九九的故事，说两人可能有的将来共同的故事。

小五平时顶不爱说话，他自己也想不到摆脱拘束以后在九九面前怎么会有那么多废话与不废的话。3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两人觉得仿佛才过了3分钟。九九说，“你这人看着老老实实的，想不到这么善谈，这辈子不碰着你真是太可惜了。”小五说：“我也有同感。老实说，如果为了这次见面让我牺牲一切的话，我心甘情愿！”九九问：“那围棋呢？”小五笑了，说：“那是另外一回事。”最后九九不得不走了，说回去晚了爸会训我的。小五说：“以后我们爷俩就有机

会在一起下棋了，我一定当个好棋友。”说得九九心花怒放，产生了一种想和小五拉拉手的欲望，并且得到了满足。两人最后约定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见面，谁迟到5分钟罚谁请客。然后两人心情无比愉快地分手了。

小五在以后的24小时内一直处有一种兴奋的状态，眼前飞舞的一直是小九九那无比美好的形象。当九九的身影真的又在视线中出现时，小五简直欣喜欲狂。小五说：“你来了！你知道吗？我的两个眼都快鼓成蛙眼了，望穿秋水的滋味真不好受呵！”没想到九九会不接他的话，转过身去，竟抽抽噎噎哭起来，双肩一抖一抖的，小辫一动一动的，令人可怜得要死。小五吓坏了，连忙绕到九九对面，小心谨慎地问：“九九，我哪儿得罪你了吗？”九九摇摇头，小五心稍安了一些，用劲想，再也想不起第二个原因。九九抽搭了一会儿，情绪渐渐平稳下来。平稳下来的九九抹去一脸泪花，用忧伤无奈的眼神看着小五，说：“小五咱俩只有90个小时的缘分。我原以为这只是个开头，以后日子长得很，没想到会这么快就没了。”小五立时如被五雷击了顶，全身的血液“哗”地一声退到了脚面上，通体冰凉冰凉，愣在那里，如冰雪人一样，没有了一切表情，也没有了一切思维。九九害怕了，拼命摇着晃着小五，说：“你别吓我呀，你可别吓我呀！”小五费尽全身力气，才把头摇了几摇。小五说：“你骗我，你知道这样的玩笑是不能开的，你为什么要骗我？”九九说：“我拿什么开玩笑也不敢拿这呀！”然后就把事情说了。

原来一切都很简单，如果不是这简单的情节可以决定小五和九九的一生，小五会把它当作小数点后的一个零而不去看一眼--九九昨天回家晚了，局长便问是怎么回事。九九知道这事早晚得汇报，就兴高采烈地汇报了，想不到父亲会反对。局长很快作出了反映，说这事我不同意。局长的理由有三条：一是小五在局长眼里什么都不是，充其量只算得上一个笨得不能再笨的小雏儿，从里到外通篇没出息的样儿；而且小五的父亲只是一个行将倒闭的工厂里的老工人，连工资都难以发上。局长不能听凭女儿嫁到这样的人家。二是小五在下棋时骗过局长，局长一向认为有一项欺骗行为的人都是不可靠的。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骗人，也不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人你可以和他合作干许多大或不重大的事，惟独不可以让他当女婿。第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已有人向局长给九九提亲，男方的父母是县里一对极显赫的人物，对局长以后的发展大有裨益。局长对九九说这不是做交易，关键是那男孩子本人也是一个极难得的角色，一表人材，又有才学，单从他个人来说也极为出类拔萃。九九据理力争，爷俩吵到半夜。最后局长一锤定音：“是要父亲还是要小五？”

九九抽泣着对小五说：“我爸把我领了19年，我不能让他伤心，我不能失去他。苦让我一个人受，罪让我一个人领！咱们只好分手了！今天下午是咱们最后的半天，咱们好好遛遛，权且做个好朋友吧，也算作个纪念吧！”小五听得心惊肉跳，既感到委琐、自卑，又感到一腔被压抑成块垒的气愤。他的心里充满了无尽的忧伤，总想找个什么地方哭一场，哭它个昏天昏地，然后一死了之。半天下来，小五没说几句话，只是拼命给九九买好吃的零食。九九看着他，眼圈红红的，接过零食就吃，也闹了个七荤八素。临分手时，九九流着泪水对小五说：“这么着吧，这两天比我19年经历的都多，也算爱一回，也算为爱搏过一回，你就吻吻我吧。我对不起你，作为补偿，你就好好亲亲我吧。”小五流着泪看了九九好一会儿，摇了摇头，哽咽着对九九说：“何必呢！”说着就低着头急急地走了。

小五过了半年才返过阳来，别的什么也不想，只想随便找个女人对对搭搭过日子算了。这时，后来成为小五妻子的小敏出现了。小敏是一对退休老工人的女儿，人长得一般，一眼看去挺随和的，20出头了，也没对上象。不是小敏没找过，而是她父亲相不中。到了小五这儿，她爸爸妈妈发话了，行，工作单位好，又是大学生，还下围棋，下围棋的人讲理儿，温温悠悠的，将来准不敢欺负你，去吧，放心过去吧。一个月后，小五就和小敏成了亲，婚礼极简单，像吃了一顿平淡的早饭。婚后没房子，两人在城南租了两间小北屋，一月30块钱租金，加上

衣钱饭钱零花钱，两人的工资倒勉强撑得下去，而且也是互敬互爱，有热有疼。一时弄得左邻右舍年轻的年老的都羡慕得不得了。

自打毕业以后，小五与人正儿八经下棋的次数，统共不过 10 盘。有时是偶然，有时是他找人，找的人都是县里的高手，在各种县级赛事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小五认为不找高手棋艺不好提高，整日自己瞎琢磨也不是最好的办法。10 盘棋下来，人人皆惊。小五的对手不是局长那样的水平，对于耍好的棋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于是小五的名声很快传遍全县围棋界，找他下棋的人也多了，只是轻易不能如愿。小五的时间紧，一天 8 小时的工作分秒不能耽搁，业余时间又要干家务又要打谱，所以虽然位卑职小，也不能拒绝许多要求。小五有时也伤心，想想上班了反而没上学时自由，难免有些心灰意冷。于是小五就给九段写信保持着书信联系，在信中两人无话不谈，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小五时常给九段寄些涡城的特产，如苔干、焦麻花之类，并邀九段空闲时来涡城小玩。小五结婚时九段寄来一床定做的被面，大红底子，上面是黑白两色的围棋子，混在一起排成一对鸳鸯的模样。小五极感动，想九段真是细心人，真是重感情的人。九段收到小五的信，很快回了信。九段劝小五看开些，既然一时无力改变现状，不如顺从下去，心安理得地接受它，一旦适应了，也许百忙之中的这几盘棋就是天大的乐趣。小五不是一时心凉就撒手的人，经九段一说，便把盼望下棋的心思化作韧劲放在心底，如座垫下的弹簧，永远把劲上得足足的，令小五既心安理得，又信心百倍。几个月下来，小五明显感到棋艺比以前有所提高，高到什么程度，没人知道，小五自己也不知道。县内外的大赛年年都有好几次，请柬自然漏不过 S 局。小五不去，他想不能去，这个念头不能动，于是就在县里默默地做他的无冕王。

一天晚上，小五坐在桌前打谱，小敏坐在旁边织毛衣。突然门被敲响了，是那种小心翼翼有所求的声音，小五打开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位中年人和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一脸恭敬与不自信，令小五很是感动。小五把他们让进屋，尽管迷惑不解，仍用所有的热情去消除对方的拘束。中年人开口了。中年人一开口就把小五吓了一跳，原来是要拜师的，老师是小五，学生则是父子二人。小五连连摆手，说：“这怎么行？这不行为。”中年人说：“行，老师，全县一百多万人谁不知道你呀，你说行就行。”小五坚决拒绝，来人坚决要求。双方僵持了 20 分钟，中年人取出一副围棋来，说：“老师你看看这个。”小五一看又吓了一跳，原来是一副紫红描金楠木盒盛放的极优质大理石子磨成的围棋。棋子玲珑剔透，圆润细腻；黑的如少女纯情明眸，看一眼令人通体舒泰；白的如南国雪，抚一下顿觉全身清爽。小五早就听说有这样的围棋，是棋中的极品，无价之宝，今儿可真是开了眼了。小五双目中流露出一种异彩。中年人抓住时机说：“老师，你要喜欢就送给你，只求你收下我儿子，我就算了。”小五仍旧摇头，心中虽然犹豫，口里却不答应。小五想这不行，我自己尚是这样，怎么能收徒弟？再说，家里也转不开呀！这时小敏在一旁说话了：“你就收了他吧，一星期让他来两次，一个月 30 块钱学费。”中年人一听便满脸神采飞扬，拍手说“好”，说“40 块钱也不多，我出！”小五瞪了小敏一眼，也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只是不答应收学费：“如果想学，就别提钱的事。”中年人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就笑了。中年人千恩万谢地要走，小五捧起那副围棋要他带着。中年人急了，说“你要是看不起我就不收，这是好东西，是我一个远房亲戚留下的。他没有儿女，是我给他送的，他临死要我一定把这副围棋交给识货的人，分文也不能取。我看了，咱县城除了你没人配收。”小五只好无可奈何地收下来。

小五从此有了一副好围棋。小五明白这是棋中之宝，单是棋子的清亮滑腻，就无可比拟，更不用说那一日日把石子磨成棋子的功夫。他暂时把自己从学校带回的三块五一副的棋子丢开，用这副大理石围棋打谱。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无福消受，棋是好，可小五一看到它一摸到手里就是味，就意识到这是人送的，送它的人有求于自己，随即恍惚看见那中年人的脸，于是，忍不住要想到自己很俗，很市侩，一盘棋就再也打不下去，乱成一锅粥。小五刚开始以为是不习惯，日子久了会适应的，但几个月过去了，仍然有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而且不亚于当初。他只好把它深深地放入了箱底，仍然玩自己那三块五的。这件事情弄得小敏很不

高兴，先是送上门的每月 30 块钱不要，房租仍要自己交，后是好东西无福消受，从里到外透出没头绪的样儿。小敏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嫁了个不争气的男人。嫁汉，吃饭，照这样下去，恐怕到头来连饭都吃不上。细一想，小敏心里愈加烦闷。于是接二连三地弄出一些小磨擦。

转眼间，小五毕业两年了。从头到尾想想，两年也无大事。小五过得虽累，倒也平平安安。到了第三年的第一个月，县里举办了一次县直机关围棋大奖赛，参加者都是县直机关的围棋热心者。小五没理会，一如既往地上班、下班。局长也参加了这次比赛，而且异常活跃。局长不缺奖金，只想干一行就成一行，下了这么多年的棋总该出点成果。从政 20 年当了局长，下棋 10 年也该当个业余棋手。局长卧薪尝胆，棋艺在两年内有了不小的提高，众望所归，局长成了冠军。

那天上午，局长领完奖后径直来到办公室，从 200 元奖金中抽出 20 元，让秘书去买些好糖名烟来，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咱们全局的荣誉，咱们就来个普局同庆。众人吃着局长的糖，吸着局长的烟，看着局长满脸春风之色，难免轮流说几句吉祥的话，把一向老练持重的局长捧得舒舒服服晕乎乎。局长把自己战胜对手的经过一一讲给众人听，讲到精彩处，使猛吸一口烟，做一个手势。正在兴头上，一眼看见了小五，局长就笑了。局长说：“小五，来，下一盘。”小五摇摇头说：“不行，局长，我不行。”局长又笑，说：“咱们快两年没下过了，交流一下嘛。你要再不肯，我可要命令你了呵！”其实局长有局长的想法，局长在围棋上下苦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打败小五。不和小五下怎么能印证自己的实力呢？而且现在自己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超水平发挥不讲了，发挥出全部水平是有希望的。一旦打败了小五，自己在县里围棋界就坐了第一把交椅，谁不佩服也不行，说不定还会给自己的仕途锦上添花呢！局长想到这里，便又催了几句。

这种异于往常的举止令小五无法再推辞。小五便红了脸，红了一会儿，就坐到了局长的对面。众人也“忽拉”一下围上来，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于是开战，全场数十人均鸦雀无声，只有棋子打在木板上的“啪啪”声响在宽阔的办公室内。小五的棋艺此时已是登峰造极，如入化境，四十手一过，局长脸上的表情与换届选举时一样庄重；六十手一过，局长四面楚歌，八方吴音。终于全军覆没。

局长愣愣地看了小五一眼。小五也看了局长一眼。四下寂然，空气似乎已凝结成一团，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紧张到极点。沉闷的后面将是一声炸耳的焦雷。绷到极点的神经都在等待，提心吊胆地等待，小五很冷静，如果再这样沉闷半分钟他就要拍屁股走人了。局长没有等到小五走人就开始有所举动，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嘴角微微地抽动了两下，脸上现出几分带有明显抑制痕迹的沮丧与一些不明不白的表情。大家都知道局长脸上的全部其实只是心里的十分之一，便由此明白此时局长已失望颓丧到极点。局长又看了小五一眼，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来，眼皮耷拉着，几乎盖住了眼仁。局长笨拙地转身要走，转了一半，又转了回来，对小五说：“下得的确好。”然后歪歪扭扭地走了。

局长走了好久，才有人叹出一口气，接着便有人连着叹气。叹气声弥漫全局。这时有人拍了拍小五的肩，有人摸了摸小五的头，每一个人都明白局长虽有高风亮节，但这盘棋却是万万赢不得的。大家都说，小五呀，不就是一盘棋吗？在领导面前还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好。小五本来还不觉得什么，经大家一摸一说，心里也沉重起来。

小五闷闷不乐地回到家，看见小敏正在读一本关于居室布置的书。他忍不住，就把事情和小敏说了。小敏一听就炸了，气愤地说：“这下可好，你连局长都得罪了。他正跨马游街得意洋洋，你硬把他给掀下来。这事你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他没当面抽你是给你留面子了，谁又敢说这不比当面抽你更厉害？小五呀小五，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小五不服气，生气地看了小敏几眼，低下头去说：

“他喜欢围棋是好，可他那样的人不适宜业余玩这，在是非场混久了，下不了三十手就露俗。围棋很高雅，玩不好倒会伤人。”小敏更生气了，小两口开始发生磨擦以来，她百战百胜，而且每次开战前总是斗志昂扬如一匹奋发的母马。她把书往桌上一拍，说：“小五呵小五，你还配称高雅？你自命不凡，你附庸风雅，你俗里俗气，你狗屁三千，你你你你你！你看看这本书上的家具，再看看咱们家，咱这还叫个家吗？还有法儿看吗？你都快光屁股了，还高个鸡巴雅！”

小五脸蓦地一红，心想这娘们越发没遮拦了，再说下去恐怕连箱子底上那点事都能吼出来。小五就想一走了之，眼不见，心不烦。转念一想，小敏说的也不差，别人家中谁个不是彩电冰箱铮铮亮？自己家里除了一桌两椅一床外，就剩下几口木箱和一些凑一块儿换不了仨糖糕的杂碎。小敏是女人，女人没有不逞强好胜的。可是又有什么办法？一个月就200来块钱工资，想买东西凭什么？伸脸人家也不打呵！小五想想，心里挺难过，越难过越想，最后午饭也没吃，就到里屋去睡了。

过了半个月，小五接到县围棋协会李会长的电话，说有事要面谈。小五去了，走在路上心里七上八下犯嘀咕。刚进大门，满头银发的李会长便迎上前来，笑呵呵地说：“小五呀，咱们地区过几天举行县市围棋‘三拖’杯大奖赛，你可要去呀！”小五摇了摇头，他还没从“下棋事件”的阴影中走出，心里很烦，什么也不想干；加上近来小敏肝火日旺，动不动就搞得不愉快，更是感觉受不了。即使没有这些，在情绪正常的时候，小五也绝不愿参加什么比赛的。他实在讨厌由别人监视着的竞争。李会长见小五摇头，哈哈地笑了：“早知如此，早知如此，这不，先斩后奏，名单我已报上去了。”小五一听就急了，只是干着急没办法。李会长接着就目的明确地劝导小五，从全国围棋事业的发展形势，讲到全县围棋界的荣誉，讲到县围棋协会以及小五本人可能获得的福利，八面鼓风，面面俱到。小五最后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并没有听见李会长讲的是什么，只是想既然报了名--别管谁报的--就得守信用。

小五到地区去了，一去就是7天，一杀就是7盘。盘盘皆胜，盘盘精彩。小五为自己挣得了本次大赛的最高荣誉--“三拖”杯，也为本县围棋协会挣得了主席、理事们渴望已久的荣誉--“伯乐”杯。伴随“三拖”杯发下的，还有两千元奖金。小五怀揣两千元，在行署所在地徐城的大街上走了半天，没想起该怎么去花这笔钱；就此一把交给小敏，又觉得没意思。遇到天黑，小五草草吃了一碗“煮豆干”，便回到下榻的旅馆。洗漱已毕，正要关门休息，从门外进来一个很漂亮的女孩，险些与小五撞个满怀。

女孩衣着极鲜极艳，脸儿极白，条子特丰腴，令小五一时难以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女孩对小五嫣然一笑，说：“冠军，要睡呀？”小五讷讷了半晌，没说出话来。女孩便去拉小五的袖子，口里的香气扑了他一脸。“冠军，请我喝杯酒吧。”女孩说。小五惊慌地摇了摇头。“那，”女孩又说，“我请你--吃饺子。”小五听到这挑逗意味明显的话，不禁大惊失色，连连摆手。见女孩仍一个劲儿地往身上靠，两只洁白的小手如两只小鸟般乱扑腾，他惊慌地用力将女孩往外推。女孩风骚地一侧身，他的双手一下抚到一双鼓鼓囊囊呼之欲出的东西。他骇然地住了手，嘴里连连呼道：“走，走，再不走我喊人了。”女孩变了脸，狠狠地瞪了小五一眼，骂了一句“老抠”，便扭着屁股怏怏地出去了。小五一下瘫坐在床上。小五想这里真不是人呆的地方，便出来结账，准备换地方，走到柜台前，却发现那女孩正在与柜内的女服务员说话，很相熟的样子。女孩看见小五，又恶毒地瞪了他一眼，转回头去和服务员说了一句什么，两人便一齐吃吃地笑。小五不由自主地缩回身来。原来他妈乌龟王八一窝子，这么漂亮的女孩都是婊子，真是不可思议。小五一夜没敢睡，孤坐在床上直守到天明。

第二天上午，小五决定一定把钱脱手，免得节外生枝。逛来逛去，小五进了一家电器商店，先把钱掏出来，说：“我买一台彩电。”老板问：“多大的？”小五说：“够大的？”老板说：“黄山，十八姨摹！屁蹇蓄吐蛄艘惶去 思的。老

板又问：“试不？”小五说：“没开箱的，不会有毛病，就这吧！”老板竖起了大拇指，说：“兄弟，你行，冲这，过一年半载的，你再来，我把你看旧的，再换台新的，分文不收。”小五想世上真有好人，我可不能被那小妹子蒙住了眼睛。

小五回到家，小心翼翼地敲了敲房门，准备见了小敏先给陪个几日照顾不周的笑脸。不想小敏一见彩电，猛一下把他紧紧地抱住了，左一口，右一口，上一口，下一口，口口啃得是地方，口口啃得感情十足，直到小五啃得满头大汗还不松口。小五便很愉快地笑，感到有钱就是不一样。小两口小心翼翼地把彩电搬进屋，放桌上一试，效果贼好，图像跟亲眼见的一样。小敏就又要啃小五，小五吓得连连摆手。小敏强使自己镇静了一下，就问起比赛情况。小五把发了两千元的事说了。小敏说：“你真傻，两千元，咱存起来不更好，一年百十块钱利息呢。”看到小五诚惶诚恐的样子，小敏噗哧笑了：“看那样儿，跟你闹着玩儿呢！”小五便也笑了。小敏高兴地说：“唉，我丈夫也能挣钱了，我丈夫比谁都不差。”直把小五听得心惊肉跳，想说什么，又怕搅了小敏的兴儿。最后小五想开了，只要小敏高兴，管它呢，既不偷又不抢，光明正大的。

晚上小敏特意为小五炒了几个好菜，买了一瓶好酒。小两口边吃边看电视，感到人生真是幸福。吃罢饭，小敏早早地把床铺好了，把洗脚水端到小五面前，说：“我给你洗吧。”小五忙说：“不，不。”小敏早一把把小五一双臭脚抱入怀中，用小手轻轻地抚了几下。小五受宠若惊，看看小敏，小敏真漂亮，两腮绯红，眼睛晶亮晶亮的，从未有过的振奋。小五便有些冲动，随之心里便有些害怕，生怕小敏不答应。

不想小敏今天特主动。大灯一灭，小灯一亮，小敏如同换了一个人，窜下跳下的，直把小五幸福得欲死欲仙。小五颠狂到极处，便把那女孩的事讲出来。小敏便笑，笑得双乳一颠一颠的。小敏笑后就问：“为什么不？”小五也笑，在那颠动的物件上亲了一口，反问：“为什么不？”两人便心领神会，一齐笑个不停。闹了许久，小敏兴犹未尽，两人便又重新开始，直把个初秋之夜过得如火如荼、永生难忘。

小五得奖的消息不胫而走，一夜之间，他成了小城的风流人物。县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在县内有号召力的几家小报都派出了最好的记者，把小五缠了个精疲力尽，掏出了他们想知道的所有细节。县棋协也给予了小五适当的物质奖励，并且热诚地邀他加入。有一些爱好围棋的中学生还羞羞答答地写来了如火如荼的信，要他当业余教练，要他为更年轻的一代做贡献。在几封女学生所写的信中，还有一些闪烁其辞的句子，令小五看了心跳。尤其令小五意外的是，连一向很严肃的局长也数次对他露出了微笑。本来小五去地区参加比赛没有请假，棋协的同志对小五说：“你走吧，我们做善后工作。”小五回来后一直想局长一定会为此大做文章，找他的碴，不料局长压根儿没提那事儿。小五知道棋协的人再有能耐，局长只要想治他，就一定能想出光明正大的理由，而且一般说来局长一定想治他。小五想来想去想不通，和小敏一起想，想不通。小五感到这个世界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大概就是人了。过了几天，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令小五更加困惑。那天小五闹头疼，又不敢不去上班，便挣扎着去了。小五坐在办公桌前，3小时没动一下，没干一点工作。这事局长看见了。放在往日，局长才不会管他有病没病，一定会与没看见一样。然而那天局长却走到他跟前，摸了摸他的头，说：“你不舒服呵？快到医院看看吧，快去吧，如果不行，就休息两天吧。”当时小五看着局长，心里竟有些感动，看不出局长倒是个热心肠的人，要是自己有这么个岳父该多好啊！想着想着，小五便红了眼睛。其实小五永远也想不明白的。局长再恼再气，也不会在人前显露，特别是为了一个他看不起的人。他明白，一个微不足道的棋子有可能败坏一盘棋，所以需要等待时机，时机一成熟，所有的怨气自会一下子出掉。小五在没请掉假的情况下私自去了徐城，本来是再好不过的机会。局长已经下定决心要给小五一个重重的处分。这么做冠冕堂皇，谁也看不出有私人恩怨夹在其中，何况还要在局领导班子会议上讨论，形成决议后由副局长宣

布，不显山不露水，令你有苦没处说。局长惟一没想到的是小五会拿冠军，而且新闻媒介又张扬得那么厉害。在小五又红又热的时候把手伸过去，那样也许会把皮肤灼伤，于是局长就把计划改了。局长在人前把S局出了个围棋冠军当作自己的荣耀，有事没事便附带一句，说自己当初让小五进S局就是看中了他的棋艺，小五进局后又对他进行大量的扶持、教育，为他提供了许多机会等等。话不多，可句句带彩。几个月过去，局长慧眼识才的美名与小五的盛名一齐播遍全城。

小五在盛名之下有了很大的触动，对自身的价值有了进一层的认识。小五想这真是不错，人一辈子如果都像这样倒也值得。

但小五毕竟是小五，虽有体会却并不主动去寻找机会。只是妻子小敏比过去忙得多了，她也爱上了围棋，不是喜欢棋趣，而是喜欢与棋赛有关的启事、通知等等。小敏和围棋协会的人渐渐熟悉起来，消息一大半都是来自那里。她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凡是以小五的身份可以参加的赛事，一定想方设法为他报名，有时是县级赛，有时是省级赛，有时竟是全国性的。小五刚开始时很是懊恼，心想这算怎么回事？这样下去我成了个什么？他一心要打退堂鼓。无奈小敏的边鼓声太强，手段又无微不至，而且是种种的幸福诱惑，又有县棋协的人作后盾，另外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在心里隐隐约约起作用的缘由，他就不再坚持。他一次次地杀上阵去。一年不到，小五的家中实现了现代化。小敏的头在邻居们面前昂过了垂直线，惹出一连串羡慕或嫉妒的目光。当一套三室一厅的商品房买到手时，小五真正地感到了与小敏一样的幸福。

小五逐渐老练起来，开始主动寻找机会，而不要小敏去为自己穿针引线。小五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片狂热的浪潮之中。在浪潮的裹挟之下，他日渐兴奋，以至无法自抑，既有随波逐流的轻松，又有奋臂击浪的快感。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小五逐渐感受到令他无可奈何的力不从心。虽然他的勤奋有增无减，却时常在关键时刻犯糊涂。小五硬撑着，他想能撑一时是一时，兴许能撑到最后也未可知。然而事实却让小五明白了这只是一个愿望。他开始出现败绩，有时败得极惨。冠军头衔命中率越来越低。先是几次赛事可以中一次，接着是勉强保持二、三名的名次，后来每况愈下，一次不如一次。

小五有些生自己的气。他想，我真不行了吗？这不可能，我这么年轻，还没到退隐的时候，青龙正当偃日，我一定拼个明白。于是他拼命地在棋盘上下功夫，竭力要挤下每一个对手。然而实在是不行，他无可奈何地感到了日落西山的迷惘。

小五实在想不通，他的思维狂乱地奔走，最后被自己一一击回。也许是自己太功利主义，从而导致了失败？小五立刻把这种想法否定了。小五想，九段以及好几位高手不也是每有大赛必参加吗？怎么他们好像永远处在巅峰期呢？他们不是比我更功利主义吗？其实积极参加各种赛事并不一定是功利主义，掌握好了，只会对棋艺有所促进。这是个极为浅显的道理，不过小五现在已无法理解。他正置身于云里雾里，正处在一种狂热的追求中，理智的思考几乎已减少为零。他自己急功近利，就把一切都当作了急功近利的人。这正是小五的性格，他永远是在沉静中永远不停歇的小五，永远是走着极端的小五。

一退俱退。小五物质上的丰富没有使小敏满足，相反，小敏对钱的欲望更为炽烈。小五初时的失败得到的是安慰。后来便是不冷不热的沉默。当然，这不是嫌弃，而是缺乏兴奋添加剂。同时，小五还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局长的嘲讽的目光，虽然这种目光你极可能会把它当作善意的注视，但是与局长有过一番曲折的小五不会误解。不过他已没有心思理会这些。他身心憔悴，面容晦暗，看到每个人，都会由于心理惯性而产生一股强烈的战胜欲，接着便是害怕，怕自己输。这种心绪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

小五这时又想到了九段。自从忙起来之后，小五逐渐把每月一封写给九段的信停下来了。他的理由是：忙，没心思。也许有朝一日会在赛场上与九段相遇，那时

再解释吧。不过有一点是小五没有想到的，他参加了数十次围棋赛事，全国性的也有好几次，竟没有一次遇见九段。九段一年到头忙于几种顶上顶的赛事，如天元、十段赛等等，还要参加一些国际赛事，抽不出功夫参加其它的比赛。在极其失望极度悲观的情况下，小五给九段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不过小五写得很委婉，诸如“精力不济”、“琐事经常缠身”之类的话说了不少。小五只是想找一个愿意听他倾诉的够得上级别的对象，想让自己痛痛快快地说一番。这时他已不相信有人能帮得了自己。每个人都有日丽中天的时候，小五觉得自己的辉煌已永远成为了过去。

小五在郁闷时好满城逛逛、转转。只是一个人转，转到很晚回家，回家后什么也不想干，电视也不想看，就蒙头大睡。小五的学生已不再来，小敏早早把他赶走了。学生临走的时候，小五没提那副大理石围棋的事，怕人家一回心真给要走。一个偶然的机，小五遇见一个有名的古董商，给他看过这副棋。古董商说，如果你愿出让，我给你1万。小五和小敏很想要1万块钱，但更想要比1万还多的钱。小五想商人一脱手说不定就赚个七万八万的，既然这样，我何不自己多赚些？机会有一天会来的。小五就拒绝了古董商，一门心思等待幸运的来临。小五知道识货的人有的是，不愁脱不了手。

小五在游逛时有机会遇到九九。九九常和一个男的一起到文化馆去。那男的是她丈夫，就是局长为九九介绍的那位，据说写书写得很红，在全国也有了一点影响。九九看到小五，就主动打招呼。别人看不出来，小五却能从九九的目光中看出很多东西。九九知道小五的事，小五的事瞒不住城里每一个人。小五想九九的丈夫是不错，怪不得九九很快接受了他。初时小五对作家有些反感，过了一段时间就能主动与他打招呼了。小五想即使没有他，局长也不会让九九嫁我的，我吃人家的干醋有什么意思！不过小五真盼望九九能找他谈上一次。在他心目中，九九是一朵素白的花，能令他感受到清新与爽悦。他明白九九是个好女孩，正因为好，所以永远不会再找他。小五一想到这里便极伤心，人一辈子没有一个可心的女人该是一件多么窝心的事呵！

小五在汽车站旁边发现有好几处摆摊台摊的。一个中年人或老年人，孤独地坐在小凳上，看着来往的人，面前破旧的围棋盘上写着：“输赢为次，棋艺是先；有能胜者，奉送十元。”小五初次走过时感到好笑。小五看不起他们，一是从棋艺上，二是从其它许多方面。当然，有些高手也可能为生活所迫而无奈下海，不过小五认为那是过去，现在不可能。小五往往带着讥诮的神情走过他们面前，连头也不想回一下。逐渐地，小五的想法有些改变。小五想这也挺有意思，有本事就来搏一搏嘛！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倒也公平合理。又过了些时日，小五就想试一试。小五不缺钱，不过也很想多有几块钱，而且他还想到打败他们一定是一种乐趣。

小五就在擂主对面的小凳子上坐下来，看看对手，笑笑，手一摆，让对方先下。往往是干净利落，百招之内准定解决问题。对手不服，就再下，小五就再赢，直到赢四、五十块钱，对手才一脸晦气地认了。小五便拿这钱下饭馆，两瓶啤酒，两菜一汤，吃得晕晕乎乎迷迷瞪瞪，然后回家，回家后一声不吭，绝口不提下棋的事。今天赢了这个，明天去战那个，七、八个擂主被他一个月内赢了个遍。于是大家都很生气，心想自己是来挣钱的，让人干了算怎么回事？这些人以前很少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汽车站旁边不是没有把握的人摆摊的地方。大家便忘了往日的嫌隙，在一起合计方法对付小五，不求挣他的钱，只想把他杀得永不再来，不然谁也没法安心做生意。到下一次小五再来时，大家就一窝蜂地上，出一人对局，其他人指指点点，从旁支招，一副紧密团结的样子。这样小五就以一抵众。小五不怕，他身经百战，对这样的小事早已不放在眼里。他虽然在走下坡路，与这些江湖棋手相比依然是大家风范，棋艺也高出一截。小五就三下五除二，把众人杀得屁滚尿流，面无人色。小五鄙夷地一笑，接过钱来，心情极其愉快地拍拍屁股走了，从此擂主们多了个心眼，摊照样摆，只是留神小五，一见他来，便立刻收棋，灰溜溜地无声走人。这样小五就数月没做到生意，他想这些人真小气，

没意思。

小五便感到越来越寂寞，不只心寂寞，手也寂寞，一心一意要抓住一个擂主，把他杀败。小五把自己打扮得让人以为是个落魄的流浪客，怀里揣着那副大理石围棋出了门。他不走马路，而是从汽车站右边的一条小巷斜插过去。等到那位中年擂主发现他时，已经躲避不及。小五得意地笑了笑，提出要下一盘。擂主摇摇头，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小五当然不依，把围棋从怀里掏出，打开来放在阳光下，说：“今天咱们就用这副棋下。你赢，棋归你；我赢，赢你 50 块钱，怎么样？”小五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决不会输。擂主想这是卖当的，上了当就退不下来，就坚决不同意。小五有些生气地说：“你摆擂就是要人攻，哪有干摆的道理？你也不看看我这副棋，跟你那棋比起来，你简直是羊屎一般。你能看到我的棋是你的福分，你就不想用手摸摸，用它下一盘？”擂主艰难地笑了笑说：“五兄弟，你是有头有面的人，何必跟我过不去？你不怕小了身份？难道我这薄得连纸都不如的饭碗你也忍心砸吗？”小五沉吟了一下，说：“这样吧，就这一盘，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找你，行不？”擂主说：“那咱别下了，我给你 50 块钱算了。”小五涨红了脸，神情变得可怕。他下棋不只是为了钱，还要那种打败别人的无与伦比的快感，这一点是擂主想不到的。“你想羞辱我？”小五问。擂主双手乱摆，连说“不是”。无奈，擂主小心翼翼地取过棋子，两人别别扭扭对弈起来。擂主当然敌不过小五，不只棋艺，在心理上也就早就输了一筹。小五逐渐兴奋起来，感到了一种帝国元勋的荣光。肆意戳杀臭棋篓子而产生的快活劲儿，使他想不起世界上还有什么事儿更能令人兴奋。他边下边想，他妈围棋真好，围棋比现实生活美好多了。

小五理所当然地赢了，赢得帅，也美气，因为在他们下棋的当口周围已围了不少人在观战。小五得胜之后，就把手伸到擂主跟前。擂主面红耳赤地掏钱，一张一张地数着那些破破烂烂的毛票、绵羊票，数到最后，擂主露出为难的神色。擂主对小五说：“还差 9 块钱。”小五没吭，只把两眼盯住擂主，屁股稳稳地坐着。擂主又说：“明儿个给你，好吗？”小五摇了摇头，仍没吭声。擂主急了，捶胸拍背地说：“我要是有钱不给你，就不是俺娘养的。”小五笑了笑，猛一下变了脸色，喊：“你不会去借？那些摆摊的谁不认识你？”擂主想说同行是冤家借钱实在不容易，然而他看看小五有些发红的眼睛，生怕小五反悔明天再来，就把话憋嗓子里，踉跄着脚步借钱去了。

小五得意忘形地笑了，他没注意到此时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双忧伤的眼睛正望着他。那是九段。

九段到合肥参加了一个围棋赛，赛事结束后想起了小五。收到小五的信后，九段一直想去看看小五。他知道失意的人需要安慰，如果能面对面地谈一次，相信会使小五重新振作的。从以往对小五的了解看，小五是个怪杰，以小五的性格、功底，只要能潜下心来一定会有大成。小五已对九段发出过多次邀请，九段觉得不跑上一趟自己无论如何也对不起小五，虽然只有一面之缘，毕竟是一个可心的朋友。九段就来了，而且还准备在小五重新振作之后邀他参加一场有四国围棋选手参加的重大赛事，当然，小五没资格参加这样的赛事，可九段想资格是人挣的，他相信小五会在短期内挣得口碑的，有些时候口碑就是一切。虽然小五写给九段的信语言流利，书法潇洒，通篇已经很通人事的味儿，但在九段的心目中，小五依然还是那个棋艺精湛衣服随便浑身湿漉漉的傻呆呆的大学生。毕竟是第一印象，一生一世也难以忘怀。

一路上，九段脑子里闪动着这个影子。九段下了车，出了车站，准备按小五信上写的地址直接坐三轮车赶去。他不想麻烦当地体育界，更不想麻烦当地政府。走南闯北多少年，九段对于那些繁冗的接待礼节已经非常讨厌。九段其实没看见小五，小五正好背对着他，阻住了他的视线。九段只注意到车站外有人摆野摊下围棋。九段好奇，也是出于对围棋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就走过去站在一边看。九段觉得这人满眼熟，像小五，可怎么也不肯相信。一是这人比自己心目中的小五

胖，胖不少；二是这人双目混沌，动作粗鲁，不似小五那样精光内蕴，动作温温悠悠的。不过九段的心实在是抑制不住地有些狂跳。他把注意力移到棋盘上，就愈发觉得不是。这人下得一手不错的棋，只是利欲心太重，有时为一步小棋而置全盘于不顾，太急太切！而且杀伐心太炽，一旦有机会便乱动刀兵，不杀得血流成河不罢休。特别是对手明显不敌，在这样的情形下仍无饶人之心，一味进逼。虽然下围棋讲究当断必断，当攻必攻，但里面有个分寸，分寸掌握不好，一旦遇到强手，必为所乘。而且一盘游戏之棋，何必让人体无完肤？得饶人处不饶人，实在不是棋士之风。九段想这人是在世俗场中混久了，生了锈，恐怕棋艺不会再有发展，能不一落千丈就是幸事。九段想到这里心里忽然又有些不安。这时一盘棋下完，小五开始伸手要钱，开始逼钱，开始吼，这一吼令九段身心俱焚。九段知道这是小五，这面貌配上这声音，不是小五又是谁？天下不会这么巧有另外一个人声音容貌都这么像小五，而且还是在涡城，还会下围棋。九段看着小五，心里一时充满了悲哀，目光暗淡，脸色阴郁，愣愣地站在当地，失魂落魄一般。九段想，十年河东转河西，河西不如河东地，仅仅三、四年，小五就不是小五了。

小五坐在那里得意洋洋地等，并不朝四面看。当擂主把钱递到他手里时，他嘻嘻笑着拍了拍擂主的肩。“明几个我再来。”小五说。看到擂主愕然的神色，小五笑得更厉害了。小五想今天合算，50块，够喝上两顿了，而且还落了一肚子的痛快。小五这么想着，摇摇晃晃如醉如痴地走了。

九段一时拿不定主意。他想喊，张了张嘴，没喊出声；想追上去，两腿却木木地不听使唤。他看着小五的背影，惋惜地摇了摇头。他想，人就是这样，容易走极端，有时清高雅致得不沾人间烟火，一旦失控，反而比常人更容易走火入魔，弄得回一下头都不可能，一下俗到极致。一个棋坛怪杰就这样消失了。谁知道没遇到的又有多少消失了呢？

当小五没入人群的时候，九段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来看看候车室，又看看不远处正在高声招揽生意的三轮车车主，不知自己该怎么办。天空此时阴沉沉的，偶尔有几片树叶与落单的鸟儿一起飞过，浓浓地显出风雨欲来的景象。九段的心里便感到莫名的荒凉，身上也起了一阵寒意。犹豫了一下，九段慢慢地弯下腰去，拎起手提箱，脚步沉沉地向附近一家旅社走去。

(全文完)

